



抢救森林号子

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未来，而是过去。

——(法)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

汹涌的夜色穿过苍茫林海，狼群般涌进大东北。

啊，野性的大东北！大葱大酱大水缸，大鞋大褂大裤裆，大锅大炕大车店，大哥大嫂大姑娘。说话铛铛的，放屁钢钢的，喝酒咣咣的，做人做事敞敞亮亮的。啊，丰饶的大东北！森林煤矿，大豆高粱，黑土平原肥得流油，插根筷子都疯长，炊烟也比别处香。啊，我们的大东北！曾血泪横飞，哭爹喊娘，将军一声“不抵抗”，“九一八”之夜最漫长，国之殇，痛断肠！

——煤矿掳来数百上千的苦力，鬼子发给每人一把铁锹，一当工具，二当枕头，三当饭碗……

——一位脊发破衣的老太太跪在路上，拨开日军的马粪，挑拣着里面的豆子。鬼子兵金井一脚踢翻了老人，骂道：“你真不是人，吃马粪！”战败后，金井被押送苏联劳改营劳改8年，饥寒交迫中他想起那位中国老太太，从此忏悔一生……

——吉林省白山市赤柏村，91岁的于加堂接受采访时，炕头上摆出两枚新的军功章。以前的呢？老兵指着老伴痛骂：“都是她，不争气的东西！”79岁的老伴李叶花泣不成声：生活困难的年代，她偷偷卖掉6枚奖章，换回10斤陈年高粱……

——站在延边敦化市驼腰子村的土屋前，白发苍苍的抗战老兵苏其家放声嘶吼：

报告指导员，老婆不要脸！

我去参军打日本，她在家里哭又喊。

叫一声，我的妻，听听我来讲道理：

打完日本回家来，咱们还是好夫妻！

他在唱，你在记，我在听，燃着怒火的记忆铺满东北大地。感谢曹保明，他用一生的心血和脚步记录了大东北。东北抗战14年，东北历史五千年，东北黑白两道、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、万种风情，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史诗，中间站着一条热血汉子，曹保明！

## 最后的军礼

咣当一声，血红夕阳掉进冒烟的土烟筒，东北的黑夜降临了。那是虎豹狼熊的狂欢节，充满血腥的颜色和死亡的香味。老实人家赶紧用圆木把门板抵住，把漆黑的世界交给虎口、狼牙、熊爪和狐狸精，还有杀人如麻的胡子。大东北沦陷以后，仇恨像野草在大地上疯长，马占山打响了“抗战第一枪”，杨靖宇、赵尚志、赵一曼和抗联战友们从冻死、饿死打到战死，草根族和土豪们“打黑枪”、“勒死鬼”，整死一个少一个，整死两个赚一个，干死拉倒！那些占山为王的胡子神出鬼没，今天反了明天叛了，早晨砍了鬼子就抗日，晚上“皇军”来了就投降，半夜夺了枪炮又反水，“谁当汉奸操他娘！”年三十儿的晚上，老百姓浩浩荡荡上村口蹲街头，跪祖宗祭爹娘，万千火堆照天烧，血海深仇不敢忘！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拨乱反正大潮席卷全国，历史正在恢复它的本真面貌。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青年曹保明率领一批学生进山采风。在九台县档案馆，发现一张发黄的纸片，上面写着“三江好罗明星……推翻日本火车，在上家车站。土改工作队特此证明”。“三江好”是九台山区妇孺皆知的胡子头儿，绑票砸窑，杀人越货，怎么会打日本火车？曹保明带着学生走屯串户，炕头上，油灯下，地坡旁，做了广泛的田野调查，查阅了大量日伪档案。一个血性汉子，一个蒙垢数十年的抗日英雄呼啸而出。

1897年，罗明星生于山东郓城——那是出梁山好汉的地方。少年父亡，随母闯关东，先当大兵后当矿工，练出一身铮铮铁骨。九一八事变后，罗明星决意投身抗敌，安排妻子和幼子罗美庭返回山东老家。他拉上几个弟兄在文盛泉澡堂子烧香磕头，歃血宣誓：“提着血核桃(脑袋)，报名‘三江好’，忠孝难两全，救国谢父老！”一年后，“三江好”率八百响马炸火车、撬铁道、打埋伏、拔据点，威震吉林半边天，后由杨靖宇收编为东北抗联第十九路支队。罗明星号为“智多星”，他曾以接受“招降”之名，手摇纸扇，一袭青衫，率几名护兵进入磐石县烟筒山据点。酒宴上谈笑风生，镇内外里应外合，一举击毙佐少佐等7名日伪军官，夺枪上百并掠得棉衣千套凯旋而归。1936年冬，队伍在围剿中遭受重创，英雄返回济南养伤，期间得梁漱溟题词勉励，爱国人士纷纷前往拜访。伤愈后，罗明星再度泪别妻

撕成两半，扔在房上……”“那时女人缠小脚，跑不动，只好化妆成男人，可鬼子抓着就扒衣服，发现女的就糟蹋，连老太太都不放过……”“我的爷爷陈文起是猎人，他故意把大队鬼子带进抗联埋伏圈，部队因此打了一个著名的的大胜仗叫‘墙缝战役’(因两边都是悬崖而得名)，灭了鬼子伪军好几百。后来鬼子下令把我爷爷吊在树上，总共刺了274刀。奶奶从此疯了，每听到狗叫就会跑出去找爷爷……”

岁月漫漫，每位老兵都珍存着一个小包、小匣或小筐。小心翼翼打开，一层包一层，里面是光华闪闪的军功章和发黄的证书；每位老兵讲着讲着都会突然陷入沉默，眼泪流淌不止，那是因为想起被冻死、饿死、炸死的战友；每位老兵身上都有几个枪眼刀痕，每个伤疤都是一个令人泪下的故事；每位老兵只要能支撑，都让儿孙扶着走到路口村口，向苍天大地，向曹保明和志愿者留下一个庄严的、或许是生命中最后的军礼……

历经一年奔波，2015年胜利日，两卷本《抗战老兵口述史》出版，其中收录了121位老兵回忆，曹保明采访了其中的近40位。这一

——不久，因为一篇“不成功的征文”，著名诗人戚积广亲自找到一汽厂铸造车间，通知满脸黑灰的曹保明参加省文联的文学培训班。授课的作家李一说，你的征文写得不咋的，但有一句让我决定吸收你了：“外面起风了，风打着雪打在窗户纸上，就像有人一把一把地扔着沙子。”哇，那里的文学界太清纯了！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奇迹就这样发生在一个草根身上。

——1973年，吉林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，拥有10万大军的一汽厂只给3个名额。曹保明疯了，考试时一挥而就写了两篇作文，拼到手指抽筋。其中一篇当天被长春日报挑中，第二天作为“范文”发表。曹保明顺利进入吉大，直至毕业留校任教……

从乡村到工厂到大学，曹保明像秋天的玉米越长越高，他的目光也向东北地平线豁然展开：鲜卑族从大兴安岭嘎仙洞出发，创立了南北朝时期的北魏。女真族把南宋两个皇帝掳到黑龙江依兰县让他们“坐井观天”，反思腐败。一代天骄指挥数万蒙古铁骑，开创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元帝国。大清朝“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

在那里，热血在那里，历史在那里！两年后，他放弃校园里的惬意日子，调入吉林省文联民间文艺协会——从此可以长年在外疯跑了。197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书《中国民间教子故事》，30余万字。那正是石破天惊的改革元年，也是恢复高考的“科举”元年。曹保明的“教子故事”以传统的人文精神呼唤民族复苏正当时，此书上市后广为风行。有趣的是，当时打入大陆的几个台湾特务懂得伪装要紧跟风尚，接头时以手捧《中国民间教子故事》一书为暗号，结果当场被抓获正着。央视新闻播出了这段视频，第二天同事们笑问曹保明：“八成你也是潜伏下来的吧？”

## “匪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

冬天闯进冰雪严寒的大东北，火力不壮冻死你！进了高山密林听虎啸熊吟，没有英雄吓死你！山间小镇上，大姑娘坐炕头剪窗花，回眸一笑迷死你！站在山头“聚义堂”的废墟旁，想象当年压寨夫人的花容月貌，匪首要是当场保准一枪崩了你！

大东北，那叫一个神奇和绚丽！

在调查抗日英雄“三江好”人生轨迹的过程中，曹保明不经意间闯进了胡子们的山寨。他头戴狗皮帽子，身穿羊皮大氅，俨然一个新时代的“杨子荣”，不过带的不是枪而是笔，接连打入一个个胡子或其子女的“心脏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空气中还遗留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，这位新“杨子荣”不仅不划清界限，还常常提着点心罐头给土匪送礼，酒菜一张桌，睡觉一铺炕——这人太不靠谱了。

那是一个嘎嘎冷的大冬天，正月初二，曹保明提着4斤猪头肉和4盒点心，翻山越岭来到磐石县北石砬子村，找到当年报号“小白龙”的匪首王正坤的老屋。人没进院呢，棉布帘子一掀，一位黑袄黑裤的老汉健步迎了出来。八旬高龄，身腰挺拔，目光锐利，一抹雪白唇须。透过结着霜花的玻璃窗，老爷子早已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。雪地上赫然留一行脚印，可疑！莫不是溜子留下了趟子？

“何方兄弟？”

“省城。”

“报报迎头？”(你贵姓)

“大路天座。”姓曹之意，取自“大路朝(曹)天，各走一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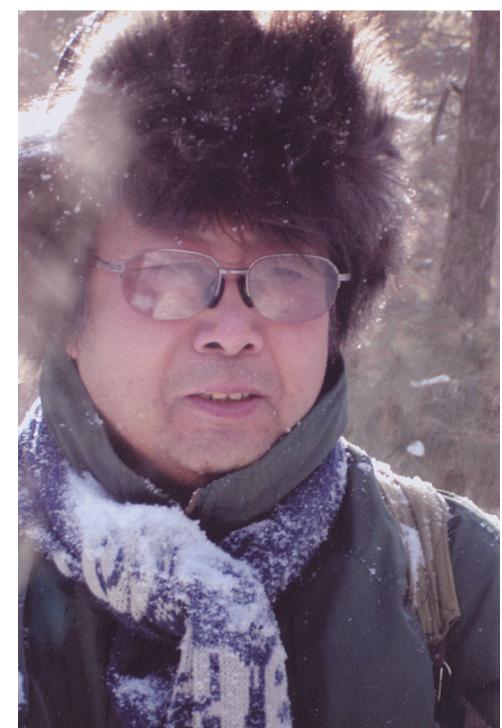
“啊，曹兄弟。”王正坤双手抱拳举过右肩——好悬！后脖领子里常是胡子藏刀藏枪的地方啊。“本人虎头腕儿，进卡拉吧！草帽，台上拐着，夜个儿漂瓢子……”(我姓王，进屋吧，上炕坐着抽支烟，晚上吃饺子)

听，这简直是两个土匪在秘密接头！

南北大炕烧得热乎乎，当年的压寨夫人坐对面，手执一杆翡翠嘴、黄铜锅的三尺多长大烟袋，怎么看怎么像护身的利器。曹保明开门见山说明身份和来意，王正坤坦然说：“我是胡子没错，但干的都是杀富济贫打日本，没做过欺负百姓、横推立压(奸污妇女)的坏事，不然共产党坐天下早容不得我了。”王正坤有9个儿子，四代同堂，一招呼儿孙们齐刷刷站一地。他19岁时“起局”，后来加入“教人好”的绺子。“教人好”是抗日的胡子头儿，1937年在鬼子围剿中毙敌数名后中弹牺牲，肠子都打出来了。此后小白龙当了“大掌柜”，惯于跟鬼子玩“藏猫猫”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。据《磐石县志》记载，日军曾悬赏5000“满洲国元”要小白龙的脑袋。

正月初三，曹保明陪着王正坤去给他的“大掌柜”(前首领)“教人好”上坟。儿子套上马爬犁，红缨大鞭一甩，拉上两人劈风斩浪(雪)疾奔而去。村里晚辈见了，一律跪下磕头给小白龙拜年，高喊“王老大爷长寿！”到了坟地，王正坤用带来的条帚扫净雪被，露出圆圆的黑坟包，然后摆上玉米饼子、粘豆包等四样祭品，焚香跪地三叩首。“大掌柜，我来看你来了，”他老泪纵横地说，“一块来的还有曹保明小兄弟。现在日子好了，不用打打杀杀了，祝你老在天之灵有吃有喝，保佑子孙后代安好吧。”祭罢起身，一瓶老白干洒在坟前。

曹保明一住四天，此后多年，他陪小白龙过了四个春节，两人结下忘年交，小白龙畅述了自己的一生并揭开东北江湖的神秘面纱。曹保明由此知道了胡子的规矩“绺三十六誓”：



曹保明在东北山林

“留发”的一声号令，让全国男人留起长辫。再往后，一代代乱臣贼子、江洋大盗、绿林奸汉、杀人越货乃至鸡鸣狗盗之徒，通通被发配到东北“劳动改造”。不肯在本乡本土饿死的大胆流民，不顾当局禁令，成群结队闯关东。到最后，十万雄兵落地生根，铸剑为犁；百万知青一腔热血，奋战三省大荒。千百年来就是这样一群乱世枭雄、草莽英雄、侠士狂徒、硬汉烈女、御甲将士、热血青年乃至浑人鸟人们的基因，造就了这一方血性族群，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冲撞、文化大交流、民族大融合。

自然，还有那些听不够笑不够的口头文学：

“喝水像灌溉，窗纸糊在外，尿尿用棍敲，大姑娘叼烟袋。”

“四大绿：青草地，西瓜皮，王八盖子，邮电局。”

“四大香：开江鱼，下蛋鸡，回笼觉，二房妻。”

“四大软：猪尿泡，棉花包，水晶柿子，大姑娘腰。”

“四大长：电线杆子，火车道，万里长城，大河套。”

有人说这是荤与俗，曹保明却听出了生命的挣扎与呼号。

全世界到处都有荤故事：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，凡是民间的都是有用的。早年在环境恶劣、荒无人烟的大东北，没点儿豁达幽默、玩世不恭、自娱自乐的生活态度，根本活不下来。曹保明指出，冬天进山谋生的各行帮有一条共同的规矩——不许女人进窝棚。虎狼般的男人想女人，只能靠这类口头文学来满足自己的想象与人性的渴望。开春后很多汉子死了，哭天抢地的女人擦干眼泪改道另嫁，再做强颜欢笑的“活寡娘”。

曹保明对生养他呵护他的家乡始终保持着宗教般的敬畏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家乡就是他的一切，家乡就是一个民族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数十年来，他捧着一颗赤子之心，无数次走进那些遥远的草房窝棚，他说那就是他的“家”。

没有家，任何人的内心都无处安放。

1976年，27岁的曹保明吉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。但他的心像一只鸽子，总是渴望飞向群山林海和一个个古老的村屯，他觉得生活